

兩朝從信錄

兩朝從信錄卷之五

秀水

沈國元述

辛酉

天啓元年

正月癸酉朔

上御殿群臣朝賀

大學士劉一燝等上言

祖宗列聖皆隆典學。經筵日講。具有常期。經筵之禮重。日講之地親。竝懋厥修。用能開拓聰明。恢張化理。爲太平令主也。查得萬曆元年。

皇祖于正月初七日開講。載在起居。光耀史冊。

陸維禎傳錄
皇上嗣基法

祖道貴繼承。但初八日享。

太廟。是日致齋。臣等謹擇得本月十二日、十六日俱吉。伏

乞

皇上于內點用一日開講。以後節假滿日。續續進講。其經

筵典禮已具題。于二月內舉行。臣等具儀註擇日上

請奉

聖旨。于十二月開日講。

以吳宗達、黃立極、李標、錢謙益知講。勅

初二日申時

穆廟奇妃葉氏薨喪禮

命照淑妃秦氏例行

晏朝鮮陪臣

卯薄房災

御史焦源溥明綱常疏曰綱常莫大于

君臣莫重于父子莫嚴于夫婦如

光宗先帝

神宗之元子也為

元子者為忠則為福藩者非忠

孝端孝靖

既有綱常
不可無此
議論

神宗之后也爲

二后者爲忠則爲 鄭貴妃者非忠

孝元孝和

先帝之后也爲

二后者爲忠則爲李選侍者非忠此理皆人所易明也此今日

君臣父子夫婦之定案也使 貴妃果幽閉貞靜則推

神宗之愛特加優厚于 貴妃臣宜首疏以

請而 貴妃三十年來之行徑竟何如者從前諸臣一爭冊立卽紛紛得非是何緣故如近日召還之王德完丁懋

遜等世比之祥麟瑞鳳一時班行大爲生色然猶可諉之
曰前此逆謀未有實跡也至張差特挺打入

慈寧宮禁門喋血之禍僅在呼吸矣非張問達之爰書確
有主持何士晉之一疏直攻貴戚

皇祖安肯

御門召諭若非韓光祜之而奏龐保劉成安能與張差並
決而

宮闈之禍尙忍言哉故說者謂王德完之安

孝端何士晉之安

先帝後先一轍旨哉其言之也况當

先帝御極之初突傳

皇祖封后之命及不可得而治容進矣張差之棍不中則
投以麗色之劍崔文升之藥不速復促以李可灼之丸痛
哉

先帝欲諱言

進御之事遂甘蒙不自之冤近見南寺臣曹珍升遐未明
一疏無不人人痛哭流涕豈

皇上獨不動念乎今欲爲貴妃乞憐止宜求

恩禮以憫

神祖之靈以述

先帝之孝而鄭養性之都督必不可不奪也。崔文升必不可不燼也。若欲

皇上竟置崔文升于不問不幾于忘父乎。天下無無父之子。臣奈何敢以忘父之說導

陛下以下孝而自陷于不忠也。此鄭貴妃之定案也。至李選侍不過一宮人耳。猶非貴妃之比。使選侍身無失德于

聖母

皇上原無夙嫌則推

先帝之愛特加優厚丁選侍臣亦宜首疏以

請而選侍數年來之行徑又何如者

宮闈之事外庭雖不能盡知惟恭誦

皇上近傳

聖諭如所云阻

皇上于煖閣意欲何爲扶

皇上以垂簾將不測况又臣子所不忍言與不敢深信者乎臣讀之髮豎毗裂惟有涕零已伏思之謂此事而出于中官捏造將視

皇上爲何如主今卽冲齡而母子天性將來必有覺察之日何物闖豎胆大包天義之所不忍料也謂此

諭而出于

皇上之本心則 選侍之惡神人共憤卽欲爲 選侍乞
憐亦止可求

皇上曲宥前宰量加恩禮并寬其生父而移

宮之始末閣部大臣同與此事必不可得而抹殺也盜犯
之叵測罪不在賊必不可得而寬也若欲

皇上竟釋然于罪璫不幾于忘母乎天下無無母之子臣
奈何敢以忘母之說導

陛下以不孝而自陷于不忠也此 李選侍之定案也迺

臣 因是而更爲

皇上危焉人臣無將將則必誅爲司寇者豈不聞此國
法而一一疏再疏極爲開釋固廷尉持平之說實兇豎漏
網之門閫之長安謂群豎負質百萬錢神有靈不借安
選侍爲題目則此輩何由得脫或司寇悞墮其術中而不
察耳如必硬執爲是則臣

請以一言折之失入與失出皆非法之平也司寇身爲九
列受

先帝恩良不淺使其果能執法何不推此心以及

先帝力請

尚方誅崔文昇之屬爲

先帝一申寬爲忠臣義士一吐氣也。豈其心獨異曹珍耶。倘以縱放逆犯爲平。是張差當廟食。龐保劉成當追贈。而先帝宜有此一棍之擊。一劑之鳩矣。此說一倡。人有倖心。而

皇上左右前後無一處非危機。無一人非成保。將

宗社無疆之福。果誰任之哉。臣言及此。心膽俱裂。願閣部

大臣毋以

聖躬爲已安。而疎于防護。言路諸臣共以

宗社爲至計。而息其煩囂。國家幸甚。

遼東經略袁應泰備陳戰守疏曰。竊惟遼左係天下安危。

而今戰守係遠左安危故有從長之策昔日以爲宜而今
日不出于此昔日力未能及而今日之稍可進取者則惟
有復撫順一策是已自奴酋初發難也始于撫順蓋撫順
爲奴酋出入經緯之處彼可以來我可以往是必爭之地
而全遼之樞紐也但復撫順不可不兼備清河寬叟然須
先製木城以自捍奴酋以撫順教場爲屯兵之處如坐通
衢來去若風雨刈人如草管所陷清河開鐵延袤三百里
殺擄官兵軍民數十萬而我叛賊李永芳佟養性等日夜
引導籌畫爲陷陣封侯王之舉今奴且威脇朝鮮而時圍
獵于開鐵汎懿之境矣造鈎梯另採木打釘新造爲攻城

之具。卽今驚伏不動。非特畏我甲兵之強也。奴之舉事。節短而機深。每有穩着。彼實欲蠶食虎視。而安受吾利耳。奴嚮以殺戮。又多縱舍。志不在小。脫一旦以重兵薄城下。事未可知也。夫臣以自量。豈不知才弱敵強。未可乘危。然我不逼賊賊且逼我。當其坐困。孰與進而扼要。兵法固有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者。職非敢冥冥決事也。

職。會督臣文球撫臣薛國用按臣陳王庭并道將諸臣問曰。今日計將安出。諸臣皆曰。宜復撫順清河。職曰。宜用兵幾何。諸臣曰。有原議十八萬之數在。用大將幾員。皆曰。撫順六員。清河三員。寬愛一員。職以爲說皆是。議于撫順用。

監軍道高出張慎言總兵官賀世賢李秉誠張良策尚少
三員議將兵尤世功充總兵官朱萬良將騎陳良策童仲
揆將步各一萬清河用監軍道牛維曜總兵官侯世祿尚
少二員議副總兵梁仲善并見調姜弼各行總兵官事內
侯世祿姜弼將騎良仲善并將步各一萬寬愛用金伏道
胡嘉棟副總兵官劉光祚行總兵官事將步兵九千騎兵
四千并見調水兵七千共二萬外以守遼陽總兵官劉孔
胤統之尚少一員于續到副將內選委以一萬守瀋陽一
萬守蒲河以七千守奉集兵將尚缺吾蒲河爲撫順後應
爲三岔兒要衝且兼防西虜况巴殘破提兵應緩非良將

不可查得甘肅總兵官祁秉忠智勇兼資威名夙著且多
蓄徒卒應調守蒲河而濟陽奉集亦于續到援將內選委
蓋大帥自李懷信柴國柱去後止寥寥數人且其中更有
在應泰論列者故不免衿捉肘露若此不得不調祁秉忠
以濟急需外備兵一二萬爲臨時調遣之用奴若攻撫順
之師我堅壁相持而清河寬礮出銳師以搗其舊塞奴若
北出三岔兒我蒲河之師且戰守而撫順搗其新塞奴若
南越清河寬礮我撫順之師直搗新塞而蒲河隨爲后援
至臨敵出奇招降川間未可先定若是而撫順清河可復
也撫清復而撫清之內屯堡皆復民間之稼穡終不爲虜

兩下批要

資。隨。節。相。地。築。城。且。急。議。屯。田。于。撫。資。清。一。帶。以。充。軍。實。
然。此。言。之。似。易。而。行。之。甚。難。抗。屢。勝。之。敵。而。奪。必。爭。之。地。
則。難。于。進。處。孤。危。之。城。而。爲。久。住。之。計。則。難。于。守。此。二。難。
者。臣。任。之。若。夫。兵。馬。不。足。而。征。調。不。應。于。手。則。戰。難。錢。糧。
缺。乏。而。轉。輸。不。及。時。則。勝。難。此。二。難。者。

廟。堂。任。之。兵。馬。錢。糧。足。而。戰。不。能。用。請。治。臣。之。罪。若。兵。馬。
不。足。錢。糧。乏。則。臣。不。敢。以。三。軍。爲。嘗。試。國。家。爲。微。幸。也。
蓋。奴。酋。舉。動。視。馬。力。強。弱。其。馬。弱。惟。在。春。初。我。之。乘。賤。斷。
宜。在。春。而。兵。馬。錢。糧。須。齊。集。十。二。月。之。前。過。此。而。奴。不。可。
復。制。雖。極。力。支。吾。不。過。仍。一。年。之。局。而。國。家。之。憂。之。擾。

之費亦何時而止乎。其文武將士能守撫清。至歲終無失
事者。鎮道而下。宜破格升賞。其戰卒雖比往時。戍開錢者。
勞險更倍。而亦止照其例。撫順月糧一兩八錢。清河一兩
六錢。以示鼓舞。大約能戰而後能守。能守而後能戰。惟祈
計出萬全而已耳。

御史潘雲翼請留部科諸臣疏曰。日者刑部尚書黃克纘。
因會推一事。不勝悻悻。而冢卿周嘉謨。署選耿志燁。俱出
揭自明。且抗疏引疾矣。又見科臣楊漣。

陛辭出城矣。又聞科臣李若珪亦懷有去志矣。其間或逞
忿。或引嫌。或因

陳應正

中旨嚴加。或因人言微及，各有所見，不能盡知。但臣所知者，國事與國體耳。誰爲作俑而決裂至此，請先責黃克纘以不可去之義可乎。蓋克纘服官雅有清望，立朝素著勳業，此昭然在人耳目者。迺因其同鄉張維樞列之陪推，遂惡聲加于銓部，拂衣出乎

闕廷，且揭出一段香火私情，每欲囑託推用大典，夫以邦刑重任，宮保崇階，一旦有此舉動，何哉。觀聽駭然，物議紛起，有謂其在先妄意吏部，迄不能得而欲去者，有謂其向來兼攝戎樞，無一善狀而欲去者，有謂其護庇罪璫，致蒙

譴責而登去。又有謂其護庇楊鎬，不樂助問，而欲去者。信若斯言，則克績亦巧于去位而拙于謀國矣。立意在彼，求去在此，私尚便矣。于公論何？于一身輕矣。如三事何？故臣謂克績以得罪公論而去可也。以橫逞私臆而去不可也。于一已言去以伸獨往可也。而拖人以去以累同官不可也。也不去而人言尚屬影響必去而物議則爲逼真矣。且今何時耶？當

聖明御極之初。

天啓紀元之候。

廟廊維新作用中外丕屬具瞻。而元老大臣遠爾冥行。舉

兩朝律例卷之三 卷之三
勤若此。自知者言之。司寇之去原來如此。家卿之去原來如此。已不可爲訓矣。自不知者。司寇爲推用。鄉人不得。輒結釁。冢宰而去。冢宰與司寇語言相犯。輒忘情。

君父而去。是更可令天下後世聞且見哉。至科臣楊漣。雖有選侍移宮始末一疏。未嘗居功。而以無罪去國。殊令忠臣扼腕。李若珪雖有罰俸一

旨。未嘗損望。而以抄叅引義。更令言官短氣。夫難進易退。君子固以之行。其志小人亦藉以快其私。其于廢國事而妨國體。何哉。方今大選停而不舉。考選舉而輒罷。羽書未戢。肺石未懸。且

令典時頌

大禮將舉其一二喉舌之司耳目之選去者去而辭者辭
供職之時不勝其杜門之日又何望其爲 國家行政川
人鋤大奸而戢大亂耶不幾元首在上而股肱手足之不
充。儿康有傲而翼爲明聽之失職不惟萬幾日廢亦且體
統寢微矣伏乞

皇上于臨御之日

亟賜召諭責冢卿以開誠布公酬塞輿望勿避私怨致妨
登明顯俊之典責司寇以洗心滌慮弘堅新猷勿介私嫌
致失忠

君愛國之忱竝

勅銓司出竣選事科臣候

旨遵行庶于

國事國體兩在不失矣抑

臣

因是而有感

焉夫大臣以體

國爲忠言官以隱語爲戒。

明旨申諭不啻再三而推諉成風蹈葉有日則雖賢者不免以致異同滋啓堅白愆分無惑乎用舍之飲冰而進退之維谷也。臣最愚昧竊有杞憂再祈我

皇上嚴諭諸臣以正直忠厚之言當體東西南北之見盡捐各矢和衷共襄治理更持公道務奏隆平至稟擬盡歸閣臣

中旨倍宜慎重庶

君令臣共相得益彰。尤今日之急需也。疏入已而黃克纘周嘉謨耿志舜奉

旨俱出視事

戶部接出

聖諭朕惟邊餉一事該部屢奉明旨自當講求長策不悞軍需何至外解中斷動以請帑爲辭况內帑自有經費近歲給發數多如內帑不足該部又何所指借且該部所請前後數目參差何從憑據但彼中告急餉庫一空軍士枵腹深軫朕衷姑准發帑五十萬作速解發以救燃眉還着

兩朝... 卷之... 三
經略各該衙門如法給散官軍別項不得借用卿部仍照
屢旨集九卿科道各官作速會議足餉清餉畫一之策具
奏如其處拖欠如其處冒破卽行查叅治罪該部不得仍
前因循姑息致誤軍餉

初八日享太廟

上諭吏部口朝覲大典朕方今行新政察吏安民這所奏
俱依議行各該撫按官將所屬官員賢否核實註考務協
公確以憑黜陟該部臨期仍加詢訪有不遵的卽便指名
叅奏

禮科李若珪敬明職掌竝明去國之意疏曰臣恐

視一官為
私用無不
能盡之言

幼主乘乾權歸閣宦。故凡有章奏語。當及此。其為此輩所
側目久矣。近為輔臣大義不可留一疏。益為渠所痛心。故
借抄參為罪案。而竟論言官。此事前未聞。漸安可長。長之
則西廠緝訪之故事也。可為寒心。科臣職司封駁。至于禮
之議簡議。緩議急正。禮科之封駁者。臣方欲條陳大禮。恭
請

聖裁。忽見選婚內監。乞請紛紛。既欲帶領推筭。又為帶領
者重請勘合。臣謂既云帶領。則一選婚之勘合足矣。何必
兩勘合並行一路哉。臣自行人時。習見此輩之騷擾駟路。
慘害地方。無異虎狼。有觀于中久矣。况今民生困苦。萬不

能堪。故據疏抄參慮百姓明職掌。防中官貪殘之漸。杜冠婚冒破之機。乃職欲遏其勢。而渠已示其權。懲職以箝言官之口。後爲所欲爲。天下事尚可言哉。且渠以先年之文卷爲典制。殊爲可笑。夫曰典制。必其載之。

會典。或律令等書。方是。今乃以先年之文卷爲典制。不知先年之文卷。正渠輩之所。

請而增者。以供使役之。太監可請而增。以司封駁之禮。獨不可。

請而減乎。以明白正大可請于。

皇上者。獨不可擬議。因酌抄參乎。借云帶領推筭。多給助。

合此千古不刊之典，必不可易。而臣亦但言俟選就緒而後用，非謂竟不用欽天監之官。職自以爲無過，而且有常也。言官有言責，今不得其言矣。言官有職，今不得其職矣。言官有氣節，而今爲中官辱矣。不得其言則去，不得其職則去，而况辱其身乎？又况辱身于太監乎？一官可棄，七尺可捐，而性生之氣節，必不可屈。不知職者，或謂職爲罰俸而去，則不諒之甚也。今天下治亂，惟在爭中旨。中旨不爭，則言官危；言官危，則大臣亦危。請輔臣歷想漢唐宋之末造，深維國家大禮，值此時勢，將欲皇上爲何如。

主將欲自己爲何如相則必日夜驚惶而無以自寧者。

御史馬逢臯乞

嚴勅會議以定。國是疏曰。臣伏觀科臣楊蓮移宮始末一疏。蒙忠直之褒。

君恩太重。一疏蒙不得輕率自遂之

旨。科臣竟不自安鬱鬱就道矣。去國之臣。雖不潔其名。旁觀之輩。終不解其故。不解則疑疑則爭。公論何以明。國是何以定。一人之去。就關係猶微。千載之功罪。未分。不得。不顯質于。

君父之前。客歲八月三十日。

先帝疾革而言選侍之封當緩者科臣李若珪也初一日先帝賓天而入乾清宮呼萬歲執

皇上左右手者輔臣劉一燝英國公張維賢也初二日上移宮公疏九卿科道周嘉謨黃克纘李汝華張問達等也上移宮專疏者臺臣左光斗也初五日上疏急爭移宮以待

皇上登極者科臣楊漣也疏

下禮科而抄叅者科臣暴謙貞也其後相繼有疏科臣惠世揚臺臣張潑鄭宗周等也罪瑄疏下科而抄叅者又科臣魏應嘉也如以為功則與衆共之不獨一楊漣今罪人

來誅而發罪瑄者先作楚囚之泣。

聖躬初安而護

聖躬者已歎江上之容難進易退禮有明言漣當此日因
止有決去一着以明臣節耳。

皇上亦頗聞出城之後物情竟何如耶况車馬填門總爲
朱履之容燈燭繼照遙映不夜之城鱗甲飛天不怯玉龍
之戰豈徒訪戴盡欲議韓臣不識漣何以得此于人哉漣
可以去矣惟是

朝廷之 上許其去而未正去之罪褒其忠直而未竟忠
直之猷含糊一旦舌戰不知其幾何時矣然則曾汝召喪

氣之言。潘雲翼忠直扼腕之語。豈虛妄哉。巨愚亦以爲漣
近來一 疏再 疏。當時光景。及三不安之故。其說甚詳。
總爲前移 官一事。夫移 官何罪哉。無罪卽功。居功亦
罪。此一說也。罪在攻大璫。功在安 社稷。功大罪小。宜留
不宜去。此亦一說也。當危疑之際。處人骨肉之間。奮不顧
身。止知

皇上爲重。不知其他。止知安

皇上爲急。不計其他。

皇上親見之。重褒之。勿能終庇之。恐正去邪進矣。直去媚
者進矣。

兩朝信錄 卷之六
皇上忽焉記憶。若問日中不見寇準。又問風度得如九齡。不知近臣何以爲對。功難終掩。罪宜平分。此又一說也。伏乞

皇上嚴勅九卿科道從公會議。要見楊漣果否有罪。果否。居功一一具單回奏。庶公論既明。去者心服耳。

上曰。這所奏事情俱朕親歷。諸臣共見。有何功罪未明。楊漣忠直。朕所鑒知。暫准病告。進退心跡自白。不必會議。該部知道。

刑科魏應嘉上言。兵科楊漣之去。以有所不安爲而去也。夫其不安者在。廢宮一事。而臣獨以其所難能者在。

請誅崔文昇之一疏當

先帝之彌留，因賊臣之誤藥，人皆痛恨，誰敢直言，科臣不避斧鉞，瀝血首陳，批鱗朴髮，智巧不處。

九廟有靈，且爲震悚，忠救

帝鑒，心有天知，嗣後以七品之小官

傾命同受于閹部，亦惟是貫日之精彩，感動上徹于黼宸，猶記

先帝忽然

特召漣時，臣等皆爲失色，漣處之恬然，定見

定力，真可謂純白不二心之臣。此段丰裁骨鯁，斷難磨滅，皆並等得于相擊，忝皆肩隨，而餽于後之者也。若夫選

侍移宮則公議鴻宣于封事于官鴻俟于殿廷非連一人之力則連何敢萌居功之想在人自不必有居功之疑惟群疑難勝則一去非出于得已連之人品心事在今日無損分毫而

宗廟鍾簋之所係與

先帝恩情之所鍾具安然如故總是

皇上至仁大孝之

聯垂豈臣子濡沫承流之敢竊則今

後言安

社稷與言安

選侍

俱可以止矣倘言之不已連卽暫

這初服轉多不安倘相忘于言卽前此小有異同無非爲

國百官相與和于朝而天地之和應之矣。

十二日舉日講孫如游侍講經筵。

御史左光斗上言。昨歲禮臣孫如游恭遇

孝端皇太后之變。不行請

勅。徑行扎付。計告中外。爲職所糾。然則如游者固典禮

之罪人也。乃因緣忝竊。忽進尚書。夤夜暗行。再躋東閣。

夫臣方以大禮糾而

皇上乃以大禮賞道之所簡主之所貴情實乖舛不應至

此已聞台省之彈發無刺矣。濡滯至今。皆相咤爲怪事。近

聞乘春水泮。決意求歸。或翁有諒之者。乃陽和雖布陰氣

方凝河水雖泮心火未降突爾上疏求入

講筵又再奉

旨入閣矣似此舉動成何行徑去婦之首頻回飛鳥之依
有意如畫游之鼠何人之動靜以爲起伏又如入室之賊
聽主人之寤寐以爲進止全無去志別有深機持挺而擊
豈得已哉數月以來

中旨之爭頻見章奏開

中旨者自用如游始則塞

中旨者必自罷如游始如游罷而天下曉然知

皇上不得以私意用人不得以公議去一人倖端不啓

而公道秀昭天啓首元之初政。此爲第一義矣。臣雖觸忌
犯怒。敢有愛焉。

十八日。補大選

贈劉元震禮部尚書廕一子入監

贈趙煥太子太保廕一子中書舍人

贈黃承玄工部左侍郎廕一子入監

皇極門豎柱。遣尚書王佐行禮

給巡方印信

二十二日

上行冠禮

御門起請茶

科臣成明極進規言昔周成王將冠視雍日使王近于民遠于後當于時惠于財任賢使能撥開其義以獻。

科臣趙時用折衷議論疏曰切惟言官之發奸摘伏莫上于議論而使賢奸不辨摘發失真者亦莫弊于論議臣初人諫垣有國是未定群議漸繁一疏蓋深鑒往年之覆轍不可再尋欲大家爲國事起念卽爲國事起議庶可杜紛囂之擾耳頃者伏誦

聖諭有曰科道各官章奏公平者固多偏私者不少此後有挾私逞臆顯肆傾排者必

廷議治罪大哉

王言至爲凜切無非欲臣輩仰遵

論之
變態

明旨一察于公。而又有紛囂不定。敢于扞網者。必非人情。然猶慮其參差之意。見不能強之使令。且向來之習氣。亦未易猝捐。蓋戈矛一分。局陣互變。有輕據風聞。橫口雌黃。此議論之誤者也。誤則不可以爲實。有苛求一疵。束縛英豪。此議論之刻者也。刻則不可以爲平。有始屬無心之責備。既成有意之擠排。此議論之拗者也。拗則不可以爲虛。有顯不敢攻。而以微辭相譏諷。已無所利。而顛爲人作鷹鷂。此議論之譎者也。譎則不可以爲正。此猶一人之彈劾。而論易辨耳。至若隘路相逢。刀鋒互競。此以爲否。彼且以爲滅。此申其說。而以爲不肖。彼卽逞其辨。而以爲大賢。

使彼毀彼譽之人不能自明其品而或斥或陟之柄無從以爲僞憑蓋議論至此而品流之混愈甚竊核之法幾窮矣。

皇上所論大臣進退取自

上裁者亦其人素有才品則可若衆矢叢射人皆以爲不可用彼亦自知其當罷恐未可惟

上獨裁也

皇上又諭大臣去留一聽部議者亦其人素無扳附則可倘與按君間彼已自博其黨獲即日逡巡于處分卽欲議亦何容易也臣有就議論以折議論之法如大臣小臣之

被糾也。糾者止一人而別無所糾，則安知此一糾非出于道路之悠悠也。宜勿聽。如其人被糾，其事原無可糾，則安知此糾者非陽忿其人而陰借其事也。宜明詰。如糾者一人糾糾者又一人，則亦見被劾之人得失或相半，而毀譽各有因也。宜兩存以俟論定。如被糾之人已經眾推而糾之人忽倡浮言，則毋乃此浮言者故阻其作用，且代人驅除也。宜集眾以咨前議。至于隱語暗挑，使人揣摩于鬼影，吞聲告病而去，偶事機在便，欲坐人以奸欺，成心到底不化，此皆獨逞之私，明白易見，萬不可據以爲評者。三人占則從二人，而况于評論人，亦有不從眾者乎。大抵獨倡則

難憑僉同則可信天誅之人亦須合之天下之公議豈容
一二輩妄生軒輊使誤者刻者勸者譎者日紛紛于聚訟
之場而國家不得一別白之術將何以為用人把柄哉
故臣折衷之法不外于明公一語公則是非可以立分明
則用舍可以立斷部覆不煩于踳躄仕路日見其寧靜而
本之則

上爲侶也

皇上但以票擬歸閣臣無中出之

旨閣臣盡依公議代

絲綸無拂衆之嫌也政本已清用人則當公道章明之日

且無事之可議。安得復有逞私者。執其議而至于相所相。搆伏惟。

皇上留意奉。

聖旨。近來議論參差。幾成聚訟。言官所奏。折衷協公。深于國。是人材有裨。該部院知道。

禮科周士樸上言當。

體元居正之初。宜圖修德。凝命之實。敬天法祖。崇儉恤民。聽言。

戶科章蕃。遼節六說。意以請帑不可為常。長策無如會。議屯田鹽法。而外所當耐議者。加派商稅。裁冗員。廣鼓。鑄查稅契。嚴出納。

戶坦陳亂業。進法。天道。順人情。最要三事。曰發帑宜速。

曰月滿宜早
曰進守宜議

御史方震孺奏曰臣靜思日前紛紜擾攘之秋而因爲拔
本塞源之論大約不越三事第一曰國本之事夫張差
一案已成已往言之徒令人厭而近議紛紛終不可遏塞
也則不容不平心一言以掃國本之葛藤也善處人骨
肉之間者原不可無調停之法然不當因已之調停而遂
擬搏擊之好化爲烏有也不當因已之調停而益謂論奸
者盡小人也又不當因其發奸而遂掃蕩不留種也王之
家誠非高品臣亦言垢者自垢矣然察典自有公法而
聖旨奪其

勅命可乎陸大受之任撫州幾于吸風俟露彼鄉紳備稱述之而必處于膺歲之後可乎至于俸之禁錮張廷之鬱死又爲甚卽謂不剪元良之羽翼乃不幸而有其迹矣沉鬱既深繞一開口而又以語箝之口此人無事尋事要發大難不知諸臣一片之血誠幾于不見天日氣且爲虹血且爲碧而仍不許人開口說一句人心如何得服誠使各還以本等之官則不平之人心已千了萬了又何難可發而顧爲此不必然之慮哉此省議論之第一事也其次分門戶之說夫門戶二字原不當聞之

君父直言之已自心驚然而不新不禁也臣又不容不平

心一言以掃門戶之葛藤也。東林之中原多依草附木之流，奸險貪穢實煩有徒。爾時不肯依附者，自是剛腸男子，然不當因不肖以及賢而遂爲竭澤之漁也。又不當因親以及親，因友以及友而更爲瓜蔓之抄也。除諸臣已經奉旨會議及在仕籍者無容再贅，如清慎之葉茂、才經濟之鍾應舉、越南星挺勁之魏雲中、馬孟禎、凜潔之高攀龍、劉策、練達之李邦華、苦節之鮑應鰲、劉宗周等有何罪過而錮之終身，卽云不驅朝士之清流，業不幸而露其形矣。屈抑無聊，幾一開口，而又以一語補之曰：此人無事尋事要翻局而不知。

朝廷有用之人才，業已摧折無餘，珠沉于澤，玉老于山，而不知人心有千快萬快，又何局可翻，而爲此不必然之處哉。此又省議論之一事也。又其次則移宮之事，夫移宮之始末，事關

聖躬，同爲

皇上之臣子，決不敢先選侍而後

皇上則科臣揚漣似可幸無罪，而不知何以有居功之說也。將謂臣居之以爲貴，而未嘗遵會乘機取

中旨之閹老，將謂臣居之以爲富，而未嘗驅神使鬼取罪階之金錢，臣無功可居也。三尺童子亦能辨之矣。意者其

借以爲話柄者乎而不知何以又有交通之疑也

先帝賓天原出倉卒假令漣能于呼吸之間交

結宦侍聲色不動而置

皇上于衽席之安此固狄梁公所費躊躇者恐漣無此機
智無此手段耳而或者謂漣曾參新輔種禍有根卽不移
宮亦且不免此其說或未必然如其然也人心何由得服
漣今且脫然去矣七年之候

命六月之掖垣報

主有心去國何罪使漣當知如此只合唯唯喏喏于

國事底定後做一篇太平文章豈不穩當而何必報

先帝特達之知至于奮不顧身而併不顧是非毀譽乎雖然漣小臣也可以留可以去可以功可以罪有何關係惟是公道不彰群疑愈熾後來播之史冊傳之天下且謂

皇上堯舜在上而直有交通之臣且用腹之間有敢于矯

旨之闖官而

皇上不及知所關

聖德聖政夫豈渺細此臣同官馬逢臯所以慨然而

請會議也如僅僅爲科臣一身也亦何足會議也哉近雖奉有忠直之褒恐更添一翻

中旨之疑添科臣一增交通之案耳。臣故以爲此事非
皇上召對不可。

皇上不召對則從前 詔諭一一皆出于中官。

皇上一召對則從前 詔諭一一皆出于

聖意所以釋天下之疑而光

聖神之德。伸忠良之正氣而平忿潏之人情。端在于此。此
又省議論之一事也。伏乞

皇上勅下部院從公會議陳大受等果否微忠可錄。葉茂
才等果否才品可用。一一照單查訪。而又

嚴責吏部不須畏避。不須延捱。勿循人情。而仍兩可其詞。

勿襲陳語而曰姑候論定務要是是非非明明白白限定日期早爲議覆至于科臣楊漣之就道尤係聖躬早賜召對以釋群疑則

聖治與

聖孝俱光而人材與世運俱亨矣

丙戌夜土星逆入井宿

占曰有旱五穀不成一曰大人憂兵起又曰民饑人流女主不能奉祭祀人多病屬秦分

丁亥寅初四刻立春應正月節其時四方有蒼白雲風從西南方坤位上來微細占曰立春之節有雲者歲殺風從

坤來六月水多怨土功興

禮科周士樸進修德凝命之說曰敬天法祖崇儉恤民聽言凡五事纒纒千餘言皆當宁之藥石

陝西道高弘圖謹陳八患一章奏採聽不遺芻蕘伏奏難
于轉石通在

上面滯每在下此脉絡之患也一政府竊

吉護身之器末而果足伏莽熱中之彈謹復厥心頌在

朝而躁必在野此心膂之患也一言路萬國衣冠咸拜

旋于雙闕六垣領袖半投簪拔于長林咸激忠直之衷

歎紛紜之口此耳目之患也一會議救遼如沃焦釜當不

情百萬金錢發餉盡付漏卮能無伶俜兆生命不清其出
之途轉筭其入之孔此庸膏之患也一方與一隅小醜騷
動中原之上三輔二東獨苦海陸之衝加編不聞有乘除
之策子遺安望有息肩之日此偏枯之患也一起用弓旌
久賁于巖穴鄒元標猶作江干之叟公車相望于長安
趙南星獨懷向隅之悲豈與情有未協抑識地偏不及此
底滯之患也一封典京朝一命而上無問淺任深任而褒
恤咸相慶爲格外之恩鎮輔中尉而下一遇請名請
婚而啓事反不比于異姓之臣骨肉懿親之以爲患者此
也一刑獄生入玉門之罪無延月東山死有餘辜之囚編

待時西市一當違而不即迷當決而不即決言之掛膺切齒而共以爲忠者此也

候補御史周宗建奏爲直抒公論剛發真忠仰祈

勅議易名以光謚典疏曰臣聞人臣事君義取致身明主擇臣每先黨直臣間以此評論古今貞臣烈士或絕脰以鳴忠或剖心以見志或袒胸而進說或號京而陳詞未嘗不掩卷太息低徊想慕惟恐其名之不彰讚歎之不盡豈謂世實有如此人顧其人其名湮沒淪落于冷烟寒芥之墟沉埋于敗墨殘函之內使貞魂寂寞化碧爲磷而肥身保妻子之輩反得起而傲以一日浮榮歎其百年共盡此豈

宜見于激勵大行之日。

聖明臨御之初者哉。臣幸遭逢

聖世。日擊

新政。凡先年批鱗瀝血諸臣。多蒙簡升。近荷

皇上復允禮臣之請。一朝子者四十餘人。凡在臣子無不灑然。勿慮。欣欣然有不得爲忠之恐。而臣顧猶有言者在。已論諸臣品。臨定于沒世。名字馨于千年。議者恭難受者無愧。獨間有未經廷議者。非名室于子姓之彫殘。卽論格于好惡之未察。或事散諸篇而不及攷。或時經易而未及詳。將使一腔精白無人肯及。

聖明盛典。掛漏不光。臣實痛之。惜之。臣未暇援引。姑就職考。據最真耳目。最著平日。耿耿胸中。而不能自己者。若臣鄉先臣太僕寺卿顧存仁。中嘉靖壬辰進士。授餘姚令。以異等拜禮科給事中。十五年丙申。方藩東閩。司計奏興大獄。

特簡存仁往按。存仁爲持平。得以不寃。朝論寔之。十七年戊戌疏上。

肅皇帝爲廣曠蕩斥邪佞五事。中授楊慎馬錄呂純馮恩諸臣指斥吳瑋葉奕素趙真人等。

肅皇帝震怒。廷杖六十。編管保安州。爲民。臣常攷故實。傳

其草疏之父，鴉啼戶上，鬼嘯榻前，禍將叵測，竟不顧其被杖時已死，有神人挾丸一七得生，發之訝詠忠厚，排測絕無懟心。至今闕外有上谷書院，所著有六哀、五幸、四欲、五情諸篇可考也。

莊皇帝卽位，下詔召諸言事者，存仁復爲通政司叅議，歷太僕寺卿，蓋自弩力于馬政諸弊，搜釐殆盡，所以太僕寺志見在岡寺，時海內嚮注直臣宰相，且以大用示存仁而存仁誓不受，指遂自請老，都人士傾都送之，擬之二疏，既老家居，每期望必朝服望闕拜，示不忘。

君又家窘產薄。獨置田六百畝贖族。又以田二百畝贖貧
生。又以田百畝建石湖書院。祠子游。終日引諸生講讀。其
中勉以忠孝大義。尤好談性命。時時與羅洪先唐順之輩
往覆商論。其在塞上。有夜坐諸篇。傳行于世。既以疾卒。家
無餘資。至不能具喪葬。而今其子孫單弱。杯土荒涼。忠義
之魂。長夜淒其。嗟嗟。蓋臣饑士。何代蔑有。要以或激于名。
或矜于氣。計其所豎。尚足不朽。矧如存仁。一生砥礪。萬行
繇衷。其爲令。則有如米之守。其立朝。則有碎首之危。絕
漠大荒。則有竝類誦讀之娛。長祖玄踵。則有懸車急退之
勇。自起家至九卿。全節完名。無片疵之可摘。里有賢祠。官

留名宦有臣如此。願乃不得一被易名之榮。徒使人追呼
咨嗟。聞風增感。謂

聖世實有未賜之孤忠。

皇家有未揚之大典。此臣所當拊心橫涕而不能已于長
歎者也。方今衆正登朝。如鄒元標。王德完。諸人。剖血當
年。

賜環今日。一時義激大地爲開。有如存仁生當此時。倘亦
元標德完諸人之所。什爲讓席者也。

皇上能錄生者于今。豈獨難卹死者于往。不惜魏冠大綬。
褒直臣于峻巖。又錮之餘。豈獨斬片字。單詞揚忠魂于美。

報之後，尋崖望岸，激濁揚清，臣所望于

聖明者久矣。若此外應議之臣，如先臣光祿寺少卿顧憲成、理探的派、忠貫清霄、文章氣節之俱全，淑世修身之無忝先臣國子監祭酒陶望齡、素心遠韻、勁節孤標、歷任同遠、瑗之明、乞身有陽城之孝、先臣南刑部尚書王世貞、文空百代、氣盛千秋、操持無愧于古人、著述有功于當世之。三臣者，品各不同，並堪不朽，卽有疑憲成者，或訾其門墻太廣，而臣謂受小人之欺者，原無傷君子之品。疑望齡者，或訾其宗風太冷，而臣謂當此附熱投炎之世，何可無此。震霞飲露之人。疑世貞者，或訾其終多後來一時，而臣謂

蘇。殛。禹。與。聖。賢。家。法。譬。君。避。世。君。子。難。容。觀。人。者。當。觀。其。大。論。世。者。當。論。其。真。如。必。苛。求。毫。舉。一。一。以。俗。法。繩。之。則。必。周。公。孔。子。而。後。可。入。證。林。卽。周。公。孔。子。恐。亦。難。免。于。俗。議。

聖世錄人不應若是之大刻也。臣聞證者先王之所爲名教也。

皇上以名教扶天下而臣之所舉皆有裨名教之人。在存仁名字久湮。松楸將老。臣故言之獨詳。若宣成三臣。氣韻尚新。見聞未遂。遠故臣不妨大略言之。伏乞

皇上勅下禮部。如果臣言無欺。將顧存仁等應得證名。從

公議覆。俾與四十餘臣共邀盛舉。則諸臣身雖往而忠胆如生。骨雖冷而香名常在。臣工師濟。豈無謀諸臣而爭起者。

皇上卽借諸臣以鼓舞天下之効忠者。有餘術矣。

賜三王府莊田。

起黃汝良南京禮部右侍郎。

以惠世揚爲吏科左給事中。

復駙馬王昂膳養田租。

二月甲戌

命張惟賢劉一燦知經筵事。韓爌孫如游同知經筵事。周道登等充經筵官。太寧侯陳良弼照例侍班。

浙江巡按彭鵬化、彙奏本省建言。國本三臣薦起。岳元聲請卹。姜應麟、馬德澧。

吏科倪思輝疏請講學。親賢用人。納諫。

御史張慎言條議。起廢。四說。旁搜之道當廣。採訪之道當公。核實之道當真。程品之道當正。此法既定。

皇上亟勅該部速發單於九卿科道部寺等衙門。長貳以暨其屬。各以其所知。履歷梗槩。載于單。刻期而類于長。以

遞于部彙而類焉。

皇上又勅該部以其既彙而類者如考選例仍發單於九卿科道部寺等衙門長貳以暨其屬各其所真知者邪正清濁之辨才品偏全之等確註數語無涉含糊明註姓名刻期而類于長以遞于部該部參伍而酌定焉門戶方隅一掃淨盡一事之善不得終身藉之以爲資一事之瑕亦不得終身指之以爲累其才品兼全者上也有品實光明而才不長於剴劄者次也有才堪盤錯而迹類揮霍者次也照懸若水案定如山簡明彙奏將次第而內外用之若諸臣既用奉職無狀

國家自有考功之法在。既定起廢之案。又有起廢之法。諸
臣去國之故。以及久暫甘苦之數。差數懸矣。日者柴起
清卿畧無位置。臣以爲有當以原官起者。有當以原官改
者。有當以原官起而陞者。有當以特擢而起。拔者。試而後
用。又用而再試。是以起廢之中。寓甄別考課之法。賢者待
以不次。半常者。別以年勞。不亦人心允服而議論可省耶。
遣管繕郎王惟光。吳之甲督造。惠桂二王府。

起濶中玉南驗封郎

武選司鄒嘉遇督理清黃

詞臣徐光啓練兵事竣。加少詹。協理府事。尋以病乞歸。

禮科汪慶伯敬陳新政四要一親輔弼一固邦本一恤忠

義一重督學

職掌專文章一切惟考試曰嚴曰公曰明尚難確據只
在勤惰實實可按耳竊以為有三反焉外史記文衡為
清華非負學行之望者不得與之而科場一竣桃李已
散輒口實勞怨却担惟恐不速一反也歲考未週不得
遷轉不知幾經申飭何郡邑多十年未經歲考生員或
累考未易宗師二反也歲考例嚴雖遊學真病不免督
赴而彙考畏卷多則嚴絕莫肯假借三反也有此三反
是以劣生器橫于膠庠孤寒嬰足于棘闈即有雄文雋
才亦務結納鑽刺女之不貞姆導之矣今當

龍飛之初宜廣菁莪之路乞

嚴勅以後省直督學完歲科兩考方許陞遷如資俸已
過量為加銜說服着聲優以由轉期于功令盡一

河南道袁化中陳言時事之漸可憂者有八一日宮禁漸

弛一曰言路漸輕一曰法紀漸替一曰賄賂漸廣一曰邊

疆漸壞。一口職掌漸失。一日宦官漸盛。一日人心漸絕。

禮部請

旨定點八月省直典試官

贈原任大學士許國官階誥命

司禮監欽奉

聖旨王天爵簡任遴選淨身男子乃敢故縱家人罔騙本當重處姑從輕降三級魏相奉差同事恣默不言當重處姑降一級俱着役該衙門知道

御史高弘圖請召還楊漣賈繼春

兵科明時舉奏言臣於典禮中尋出一本領曰保

聖躬就本領中尋出一把柄曰慎

異命而其要在責相臣以輔理講臣以啓沃

禮科都垣楊道寅敬陳慎始五要勒經筵以慎養德之始

頻

召對以慎親政之始重票擬以慎內假之始崇節儉以慎

裕國之始明賞罰以慎操柄之始

吏科成明樞酌用人才疏曰竊惟言因人而有者也人以

言而起者也言忌盡而是言第患其不盡今日之言亦說

盡矣言忌異而此言又第患其不異今日之言亦甚異矣

盡之極則更無他說可以省他年之煩囂異之極則從異

明倫彙編

得同可以折目前之定案速爲覆結。其在茲矣。試思今日之議謂何原以起用也。非考察也。察則主于索垢大紆之後。倘有拾遺而起用之事。乃遺詔之恩光也。九京已碧之血。猶欲洗發以琬琰之章。支離不起之身。猶欲覆露以浩蕩之寵。苟有可錄何愛羽毛。倘能服官。寧容叢挫。故起用之事。第講用法而已。一則當行以想。蓋此起廢之君子。人品不同。本末各異。要之皆

先帝朝舊臣也。譬之祖父之舊器。已經棄置。然有全者。有泐者。有瑕瑜半者。未至破裂。皆爲可用。譬之祖父之舊衣。已擲不用。然有修者。有短者。有調不協時者。第非藍縷。皆

可爲佩。不然而以榮典爲黜法，假收羅爲陶冶，彼當年有不愛爵而愛鼎者，批鱗且不忘，寧爲今日逆人。少時亦有不肯拚職業而拚官者，軒組且相忘，何取老大風光。指點一出薦之反以置之，亦可惜矣。故今日可用者則用之，不用者存而不論，庶山林之性命不驚，久放之飲啄自如。隱士無陽九之劫，盛世存忠厚之道，斯爲得也。次則當觀其大。凡人服官，藏拙甚易，觀望猶多，誰肯挺身出一議，做一事，則胆力可佳，品格可重。今欲從數十年後，衡數十年前局面，已自時勢不同，不履其地，難通其地之所宜爲，不推其心，難測其心之所宜設。故吹毛之論，不必有，聚後之議。

不必真果大節可觀。則收錄不置。三則宜核其真。凡天下
補浴之才。掀揭之品。固可以定大難。決大疑。卽溝中斷木。
亦有用處。吉光片毫。可想文彩。惟是黎丘之子。面龐終是
不真。叔放衣冠。傀儡竊爲椰榆。人貌榮名。寧有既乎。今

國家多事。用才爲上。人各言材。得真爲要矣。四則防其過。
凡器以盛水。水平則正。始忌其欹而之傾也。而正之既遷。
矣。乃更思其前欹也。而重之以力。則不覺又欹矣。昔時之
虧。欠乃獲。今日善果。今日之報。答須問。風日原因。籠天櫻
日之手。難免後人有議。呼風起霧之時。豈知公道終明。第
石火夢身。舊帳也。是冰山。而危影。鷗浮新。籌局。思鐵板。寧

再四而圖。勿一跌過去。人無不越。似爲非法事。成極重。又
 登善策。故必提衡以平。則人心妥當。非調停也。矯枉勿過。
 則仇者亦安。非騎牆也。五則當權其用。當先定其可用之
 處。後起其可用之人。列卿可借也。建牙可用也。卽不然。雅
 望可以鎮紛。何必假重。留曹力量尚堪。仔肩何妨。佐叅藩
 臬。如必皆是京堂。九列幾何。節鉞幾何。俟資等于拔貢。守
 官幾于守歲。李廣不封。馮唐空老。不惟人材鬱而不通。反
 不若一丘一壑。故吾嘗在改樞。何爲哉。如是則起用庶不
 虛矣。然而猶有說焉。共此官聯前途。有寒塞之形。誰能排
 闥而直上。果腹無分。甘。義寧能強進。而嘗鼎則滯。不可

清缺

不疏也。成功不退。蔡澤直傾。應侯逐日不休。袴父亦必渴。疾矧以久曠之身長。妨賢路。鷄肋不肯輕拋。腐鼠猶以自嚇。則缺不可不清也。合于兩京及各省兩司不到任者。卽嚴查速催。仍罰其俸而不能來者。卽予致以遂其高。再不容。

朝廷之上。有此不明白之人。庶起用有着落。而用一人得一人之益。此猶勢之不容緩者也。

錦衣衛奉

聖旨。張道安頂充。驚擾朝儀。着拿送鎮撫司。着實打問。卓保。王英。偷安催倩。蘇萬春不行簡察。都着法司提問。

十三日

上御文華門諸臣行禮南畢突有真駕快尉闖出西班

之前喊稱係

駕來遲主公宥罪二語者再隨該錦衣衛員役奉

旨拿出身邊搜出木牌一面前書關張劉備孔明先生
與夫唐太宗李靖四韋五葉趙太祖劉伯溫等語背書
遼東一處亂與夫一是替天行道二是替世祖傳法等
語又手持揭帖一扣上書鳳陽府亳州馬求二里七家
民張道安四十四歲與夫赤心報

國老祖傳流恐

君不信箠執事與我代伊直
將 駕衣執事與我代伊直

駕貌似顛狂語無倫次見在該衛審問該糾儀御史
李九官高弘圖等看得張道安語言支吾神情變幻腰
懸木牌悉愆謬不經之句口稱 聖德犯震驚無赦之
條至于錦衣衛掌印官駱思恭濫膺金吾之笏罔思

玉陛之嚴較尉何役也而可容以次身

駕衣何服也而可令其私授將謂分轄之有人要知統
攝之何事當是平日之故縱難委臨時之不知倘屬奸
細不逞之徒階之爲厲誰執其咎乎况茲

天類咫尺之地固不可與
寶寧所獲之潘文成同日而語也。懇乞
陛下法司嚴

臣

臣明泰
臣九庭

御史周宗建直窮數案小人之變爲今日持議之衝疏曰
臣嘗槩觀往昔

冲主之朝紀綱未整議論多紛常恨其時不得一挺立不
回之臣爲斬其藤擾破其成心以至君子小人兩歸于盡
如有宋熙寧紹聖故事今日者幸得身事

聖主倘不以素所盟心者仰報

君父而猶習涎取吐甘負臣明時之大罪孰過于此故

不敢以時之所喜道者爲獻而願平心爲我

兩利於時

臣

臣

皇。上。陳。之。臣。問。

國。家。之。治。治。繇。公。論。而。公。論。多。出。于。光。明。正。大。之。途。
國。家。之。亂。亂。繇。偏。論。而。偏。論。多。起。于。紛。紜。幽。隱。之。路。一。出。
光。明。則。敷。陳。了。達。無。所。不。拆。而。一。涉。幽。隱。則。揣。摩。意。度。構。
闕。轉。深。此。于。老。成。之。

主。猶。恐。熒。惑。矧。當。變。態。幾。更。之。後。適。

聖。主。幼。冲。之。年。願。可。潛。滋。暗。伏。以。貽。後。來。不。了。之。局。面。哉。
臣。無。論。往。事。請。論。自。

皂。胤。戊。申。以。後。方。故。相。沈。一。貫。未。敗。之。時。其。時。在。朝。者。
豈。曰。無。君。子。而。惟。一。襍。以。小。人。則。沈。鯉。可。逐。郭。正。域。可。芟。

祭典可壞，大獄可興，時則有錢、麥、皋、康、丕、揚等而爲之首。雖有善諛者不能不謂之小人也。庚戌辛亥之交，其時在朝者亦豈盡無君子而惟一裸以小人則大貧之淮撫可保，極險之銓佐可阿，直節可摧，清流可放，時則有史記事，徐繙芳等而爲之首。雖有善諛者亦不能不謂之小人也。壬子癸丑之交，其時在朝者亦豈盡無君子而惟一裸以小人則學差可擠，考選可排，吏兵之說事可日試，以爲嘗考察之把持可一網以爲筭，時則有開詩教趙興邦等而爲之首。雖有善諛者亦不能不謂之小人也。夫有一翻小人之接度，卽有一翻小人之現身，有一翻小人之種毒。

卽有一翻小人之罪案計其時爲君子者有心難昧。有行難捐。豈不欲一顧其終而無奈此諸小人占風息影擇便投。投。不問。

國家之利害。不思事理之有無。不審寸心之安危。不計後來之破敗。惟一時尚之題目。據爲眼下之靈符。苟有不合于時者。輒舉而入之羅中。而一時無識之士。又復神迷昏亂。爭先取伶。勢在浙輔。則趨浙輔。勢在秦淮。則趨秦淮。勢在齊則趨齊。勢在楚則趨楚。十年以來。兩經變換。雖其入前後不同。柔猛不一。而要其根器。貪庸識力。汗暗則此數小人者。實所以累一時之君子而使之共盡者也。夫此數

翻諸人方其患得之時車可填門金堪成穴官常任其把
握任路信其雖黃儘足自謂英雄而迨于一朝垂盡焰冷
光殘平時之辣手化爲糞土之竦蠅不身歿于賤行辱人
卽魂消于蛇行鼠伏嗟嗟諸人夫亦何利之有哉有如今
日三咨竝下衆正齊登華門之光景漸開啓事之榆揚幾
遍臣謂君子進庸之盛無踰今日矣而臣願欲借往事爲
衝者非謂今日遽有已甚之事而臣竊欲諸臣之先事而
慮其萌也姑以用人一案言之如前後諸臣所引董應舉
高攀龍史孟麟李邦華熊明遇魏雲中等不下二十餘人
類皆磊落奇才風霜老骨在舉者光明洞達各諒無他在

用者。直捷了當。無嫌旁撓。如必借此爲題。爭相濫引。若積橫之。貪邪亦思梯架于月旦。窮兇之醜類。尚留春夢于寒灰將。

朝廷大公之盛舉。翻作臣子市德之私緣。欲廣棠升反開。破綻此臣之所爲。不得不慮也。又以移宮一案言之。凡前後諸臣所申論者。如方震孺。毛士龍等。不下十有餘章。闡發既明。人言且息。在科臣楊漣。潔志遠嫌。不難聽。

召用於他日。在台臣賈繼春。實心愛。

主何妨付定論于國人。若復據此爲名。再生譏諷。將侈談羽翼者。益添臣子之不安。追憶几筵者。復來事外之。

億逆各欲高其聲價。翻似失其初懷。欲掃疑端。愈增滋蔓。此又臣之所爲不得不慮也。夫臣以四虛獨立之秉旁觀。冷覲早已有此二慮。而况一涉有心之人。過爲幻影之揣。牽連纏擾。又當何如。諸臣明而熟於計者。豈其見尚未到此。臣同官張慎言之疏。一則爲用人而發。而曰恐墮前人之舊窠。一則爲漣與繼春發。而曰恐開後日之爭端。旨哉斯言。實與臣合。臣今

請約言之。以生諸臣曰銓除在吏部。自非真才真品。毋容夾襍以同升。朝論在輿評。自非大枉大冤。毋輕出言以佐關。國家畢竟以遼事爲第一緊着。當共圖殺賊。毋自

起室內之戈。今日果竟以

若德爲第一本根。當共思。願主母徒爲將順之節。胸中

淨捷。筆底空明。此臣于同事。諸臣願進之以藥石者也。臣

又請平言之。以告諸臣曰。一語偶岐。正可爲參互之籍。

一人互異。不妨酌衆論之中。凡一切理外之私情。儘可置

之說。臺即金錢之影子。亦不必留之筆端。一掃虛疑。各歸

坦蕩。此臣于東西南北。諸臣願進之以藥石者也。臣更

請廣言。以告諸臣曰。時本無事。毋以爲意外之張皇。用既

獲伸。毋添過去之孤憤。德業以虛而彌廣。聲名以淡而彌

長。臣即不暇遠引。即以今人自況。亦非來日孤忠。闡其家

法
賢
足
月

居絕口不言。廷杖一事，亦有一生學道，早成投荒，直聲
動天下者，而習其貌，一如書生好儒，觀此諸賢，足爲師法。
諸臣等頭更進，豈止護此爲家珍，朋友絕頂相期，豈肯限
人于故步。此臣於用未用，諸臣願進之，以藥石者也。臣需
次三冬，靜觀頗定，姑未暇及他端，而以此清淨簡淡之說
進。臣非不知。臣言一出，必謂臣何慮之太早，而不知外臣
之說，則氣或有時盛衰，苟且有時成壞，信如臣說，則公道
聿伸，無憂間沮，仕路甚廣，何懼勞撓，可保諸臣一生收正
人之譽。國家亦得享數十年寧靜之福，以此報
聖明而消弊俗，不誠宇宙間一大快暢事也哉。臣言及此

臣不忍當此

英主中興之日。羣工師濟。

明旨如流。爲二十年來。夢想不到之世界。際此良時。復爾相負。將前此諸臣。猶可借。

皇祖之靜攝。爲百事藏拙之門。今日臣等。又復何所借。以謝過于我。

皇上哉。臣爲此言。可以對朋友而告。

君父。可以仰鬼神而質聖賢。忠義勉爲其真志。願須圖其大臣之欲奉教于君子者久矣。伏乞。

皇上速察臣之愚。明示諸臣。聞心定氣。細味臣言。脫有以。

至言正論

臣言為未然者。臣且樂聞其說。令更進一言以加于臣說之上。臣且請退三舍避之。不復敢與之共口而論也。

追禽于香爐山。大破之。

遼東巡撫薛國用請復進東科舉。

李瑾唐世濟朱世守巡撫應天南贛廣西。

兵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皇城守衛朝儀禁杖。及京城內巡儆事。具載職掌。邇來怠玩相習。屢致疎虞。兵部都察院并緝事衙門。督率巡緝巡視官。嚴行申飭。盜賊奸細。左道妖言。即便拿究。遊手無藉。潛住異邑之人。不時驅逐。地方鄰佑。容隱不舉的。

併究治其錦衣衛侍衛旂尉各門守衛軍役清查隱占催覽頂冒諸弊一體奉行

兵部接出

聖諭遼左危急本兵居中調度責任非輕該部尚書官請告杜門堂屬空虛豈成事體尚書崔景榮着力疾視事侍郎張經世已有旨卽出供職職方郎中仙克謹也着他出來不得藉口人言致悞疆事責有所歸其未到侍郎兵部移文守催就道特諭

錦衣衛接出

聖諭朝儀直駕侍衛巡察該衛職有專司近來因循縱玩

旗尉人役漫無稽查致有僱替諸弊今後務嚴查正身姓名籍貫清弊文冊各管領官比較認熟臨期簡點驗明方許給牌執役至于車駕出入警蹕倍宜嚴整扈從器械員役依次隨導不得錯雜擁遮其原隸該衛領役旗衛人等若干向多奏討隱占如違者一體參究如諭奉行

司禮監傳奉

聖諭淨身男子擅自擁擠禁門着巡捕捉督官軍嚴行驅逐卽赴該城報名聽選 又傳奉

聖諭這奏內淨身男子昨已奉旨增數選收尚未完數乃敢逞兇持刀擅行擁擠禁門毆打巡役着京營城捕廠衛

衙門卽將爲首拿獲具奏不諱容縱選着該監會同該城御史將未完數目、遴選補完四千五百之數、再增收二百名、以昭朕念恤貧寒之意、各宜遵守、卽赴該城報名聽選、不許頂替攪擾、如年貌不堪的、着照舊規、嚴行驅逐、四十里、不許仍前故縱、其拿獲見惡王永壽等、着錦衣衛拿送鎮撫司研審究問、該衙門知道。

命禮部照二十九年例、將選退淨身男子、撥給各王府、沈振龍升車駕司員外。

海運遭風

上命撫臣祭告海神

大明禮樂七 帝寺少卿李宗延奏請修明禮樂以光祀典

一曰樂章宜正臣代業

列宗樂章悉出

世宗御製，稱祭孔子，一曰大哉宣聖，一曰維持王化，似非洙泗本色，然簡之皆元人沿襲之歌也，夫以堂堂

天朝，而用元人之沿襲以祭，不亦輕朝廷，蓋當世之士耶，况元史所載，顏曾思孟，各有八句

歌章，而我

朝一切刪去，以致八句之詞，不能終一獻之禮，樂舞生

復特八句重歌一倫，以候獻官之事竣，成何聲律，此樂

章所當改訂者也，一曰樂音宜審，臣稽列帝特諭神

樂觀，詳哉其言之矣，故定選樂舞生千餘名，賜之廩餼，貽之淨衣，披之袍帶，典何鄭重，今跡混道流，

不按節奏，歌舞高下，一片道腔，竊恐俗笨之衆，難調清

廟之中，異端之聲，不入杏壇之耳，以後必會按宮商角

徵羽，半商半羽七音，以合於六律六呂之節，春夏秋冬

之序，夫然後高下有則，輕重有法，抑揚不忒，其度庶幾

祖考來格

蔡后德讓風儀賦舞而四夷來王矣誰謂聲音不關於治道哉此樂音所當釐正者也一曰八音宜備臣伏觀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音備矣乃金石竹匏土木之音具在獨絲屬琴瑟袖手而觀革屬搏拊信手而拍三樂廢弛臣甚耻之查得光臣禮部尚書韓邦奇河南懷慶府鄭府世子載堉等註爲樂書琴瑟有議搏拊有法以及園丘方澤廟享房中無不具備草章可考若按法而調亦非難事試令協律郎等潛心學習挑採合局考擊中度豈不足彰

國家全盛之樂此八音所當修備者也一曰舞位宜定臣伏讀六經所載鐘磬琴瑟陳列堂上于威羽籥陳列堂下自創樂以來未之改也臣每祭先期於太和殿演樂歌聲在上舞容在下似若可觀及奉

命祭太歲之神樂舞生列于殿內歲暮人禋樂舞生列于殿外孟春時享樂舞生列于殿內致祭孔子樂舞生列于殿外夫一樂舞生也修而殿內又修而殿外何其無持操耶問之樂舞生則曰舊規問之左右則曰因仍已久竊思舞生在內是于羽可混于堂上所稱舞于兩階者謂何此舞位所當齊一者也一曰香蠟宜慎臣竊

皇上之視 天地猶 祖宗也 視 祖宗猶 天地也
均爲大祀之首原無彼此之列今

皇上南郊祀 天則真香蠟炬出自宮中于時享則否
豈享帝享親可懸殊視耶且是香蠟也自有官緝之有官

驗之有官收之有官祭之致使香味不馨蠟多低偽喪
實 神明莫此爲甚以後香燭于時享先期照依南郊

事例宮中發出真香九炷蠟炬九對其餘仍于本寺備
辦更加 天語分付驗收官員務要真實精美毋濫收

低偽以致怨制此香蠟所當恪慎者也一曰封號宜重
臣伏觀漢壽亭侯精忠空今古節義震乾坤

太祖建廟于雞鳴山南
成祖建廟于宛平縣東本寺出香帛等物歲時致祭至

成化十三年奉
勅重建屹然宸居之北永作臣民之瞻一列聖相承崇

奉一念臣于本年正月親詣本廟內標三界伏魔大帝
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冠冕俱係帝服然本寺職掌

初無憑也如說傳劫封自有三尺倘果係
皇祖加恩不妨命閣臣撰詞容本寺先行改正然後通

行天下是亦表揚忠義之典此封號所當考核者也一
曰祭祭宜詳臣伏觀 列聖佐食于 太廟蓋請廟

臣伏觀 列聖佐食于 太廟蓋請廟

代帝王之統享萬年泰履之馨者也若

建文皇帝獨無四年天下乎

恭仁康靖景皇帝獨無七年天下乎雖曰削奪護衛頓忘

桐封之情罪綱章論全無手足之義然帝王世系止

論統業且親叔與姪親兄與弟又何必追究之深也况

金山陵寢十日前遣官致祭

列宗明旨如新而建文事蹟着附載于正史奉有

神宗明旨安于列祖會聚之日今二帝獨窮山懸無

座位不聆鐘磬之音不享杯酒之獻耶此祫祭所當周

詳者也一曰祧廟宜議臣伏觀

睿宗之入太廟也

世宗冊寶于先敬享于後既已竭盡誠孝無餘力矣凡

為子孫臣庶寧敢復有他說顧我

皇上之于睿宗則高祖之父也于世宗則

高祖也而睿宗之子憲宗則父子也我世宗之

于憲宗則祖孫也以

皇上而視睿宗則達矣以睿宗而視憲宗則近

矣部體先帝之意曲盡達孝之權俟光宗發引昇

廟之時或從舊儀或從新議此雖一時遞變實愜父子

之深情全祖孫之切念也四海黎獻滿朝百官同此加

額上視而同官少卿李璣亦極爲險快况王芝行官朝
夕上膳而睿宗尊崇又非尋常可此者在也

世宗則爲孝子以恩事親在

皇上則爲仁人以義率祖道實相成此繼廟所當慎

議者也一曰親屬宜誦臣伏觀太廟東廡諸王侑享則

壽春王妃劉氏爲一壇霍丘王妃翟氏下蔡王安豐王

妃趙氏南昌王爲一壇霍丘王妃翟氏下蔡王安豐王

妃淮王妃劉氏爲一壇寶應王妃田氏昭昭王妃昭氏

山陽王昭信王爲一壇洪武二年定東廡八位西廡八

位前壽春爲

皇伯考霍丘等七王爲皇兄寶應等七王爲皇姪及至

英廟時壽春霍丘七王爲

皇高伯祖考寶應以下爲

皇曾伯祖考世次不合外謬猶甚萬曆七年改稱本縣

而樂舞生往往以黃紙貼祝牌祭畢則去是十五王之

宜誦也蓋已在祝牌撤紙之時矣臣考

祖制無親王祔享之儀倘念

太祖親親之情則祔祭可預如謂

德祖懿祖熙祖諸祖當不宜誦矣此親屬所當酌

視者也一曰庶位宜實臣謂十王宜誦而東廡定矣

西廡嘉靖七年中乞與道南議將姚廣孝移祀大興隆
寺外獨有祀文臣誠意伯劉基一人而已夫我明重
熙累洽二百五十餘年獨一文臣從祀寧不令英雄短
氣哉臣嘗爲之說曰宋成列帝各有廟祀未必皆創
業也清正文臣宜應從祀不必皆武臣也時非干戈身
無介冑寧無魏徵李沆司馬光其人乎漢唐暨宋在祖
廟中皆有文臣從祀而我朝何獨不然也先臣楊士
奇楊溥楊榮巍然巨望若士謙薛瑄王守仁可以類副
可以從孔廟獨不可人庶廟耶若問熙廟然士之功則
李化龍橋州七百里田樂松山五百里或亦汗馬功也
文官特不許封公侯耳原未嘗有從祀之禁也會議先
臣以實東廡以挽泄沓之俗亦足以鼓舞臣工此庶位
所當議實者也臣竊謂禮樂刑政不古十欽姑以臣所
親見者數奏耳曾與國子監司業戚其命共講求之見
其類宮禮樂一書議孔廟禮樂彬彬乎足觀秩秩乎可
聽也查之則爲見任工部都水司郎中李之藻所撰合
將比官調改禮部彝器類官以議太廟之禮樂以議
將考訂有人而俎豆生色安非臣下之所敢必也伏俟
聖裁

贈 楨太子少保。歷一子八品。

戶部總報漕運到遼。

上命紀錄勞事。諸臣待事平。優叙。

舉經筵。頒賜恭臣有差。

頒天啓錢式。

兵科蕭基、夷謀叵測。

廟筭宜周。疏曰：見五月中遼東總兵李光榮有投降真

夷。卑職阻攔。賀總兵放進之報。越二日。又有投降真夷。賀

總兵放進。收留安插之報。二日中。又有投降真夷。并黃把

都兒索我投降夷人之報。臣因而嘆曰：惟哉！此收降夷也。

何其輕也。反覆思之，有可疑者四，有可慮者五，有當問者六，何以明其然也。遼東年荒米貴，自去歲已然，何至此時方覺困餒聞經臣懸招撫之令，奴騎兩月絕踪境上，而西夷降者麇至，豈蜂擁鼠突之衆盡鵠形鶴膝之儔，保無借徑假道者乎。其可疑者一也。夷虜居依草野，生噉腥膻，不畏饑寒，是其天性。若有如許車輛，如許牛羊，何不住牧彼方，今乃遠來投我，其可疑者二也。據前役之所報者，夷人五六千牛馬車輛若干，此非一日一夜可至，亦非冥冥悄悄而來，彼中部落豈不覺知，尾而殲之，勢所必至，而昔胡寂寂，今乃信信，其可疑者三也。犬羊狼戾，自古難馴，蹄齧

跳梁莫可禦止。今李總兵攔阻之，則寂然無譁。賀總兵收進之，又帖然奉命。

命是何其從容向化，緝讓輸誠，其可疑者四也。即使無可疑矣，降者真矣，而狼子野心，非我族類，其末也。原無固志，其住也。咸有異心，萬一約束無方，安頓不妥，聚之極易，散之極難。狼顧而驚，烏合而起，蕭牆吳越，肘腋甲兵，其可慮者一也。彼既窮困而降，我必恣其饕餮，須人人給賞，日日支糧，軍餉尚爾告罄，夷腹何時得飽？況其投降數日，或張百以成，千若源源而來，安能頻頻而應？是乃借錢供賊，剝肉補癰，其可慮者二也。關市之間，四達之地，居民之所出。

入商賈之所經營，驛使之所往來，錢糧之所輸運，萬一降夷勃跳，擄掠公行，咽喉不通，首尾冲決，其可慮者三也。方今間諜不明，華夷錯處，或者奴酋奸細，因而竄入，其中多方悞我，出沒無常，呼吸之間，何事不有，其可慮者四也。塘報云：再不許收我投降，達子稟帖云：與你要說箇果斷，虎方伏激之，使怒火未崇，燎之使然，恐樹怨卽在于樹恩，而所得難償其所失，倘其耀兵沐馬，不却不前，借此齟齬，索我重賂，使我成謀撓亂，措置張皇，欲進討奴酋，又恐西虜之躡其後，欲安排降虜，又畏奴酋之襲其虛，進退兩難，腹背受敵，其可慮者五也。夫可疑者正爲可慮，可慮者正在

可疑欲認爲真而萬一或僞欲認爲真萬一或真將欲阻
之則降夷必有鹿不擇音之虞將欲收之則西虜必有盜
憎主人之衆。

廟堂而懸斷邊鄙之事局外而遠握局內之籌固知有所
不能也則何不問之當事諸臣也降夷果饑困真心投奔
否。問鄉陳友良果可信否。擄去萬田等官馬三匹將三役
赤身放回餘外再無擄掠否。見在市口外住着等候果無
犯我軍卒否。此當問之李光榮者也。放入之時如何光景
放入之後如何光景安插之時用何方法安插之後用何
方法能必無匿奸乎。能必無擾動乎。能削黃把都兒之灰

命使不怨恨乎。此當問之。賀世賢者也。往來委四千金。下金台什之女。固是權計。然聞有狡弁王猷詐許。歲輸如例者。聞我往諭而禽羈。留我使張汝觀者。聞禽責諾而我羈。留禽使者。如此生端。將長戎心。餌之其望難繼。違之其鑿必潰。若此所傳。王猷張汝觀等。道路所傳。一切匿不以報。虛虛實實。作何彌縫。所當問之。邊臣者也。一降夷也。如何李光榮報賀世賢不報。如何賀世賢收李光榮不收賀世賢。果能時其饑飽。銷其怒心乎。果能以夷攻夷乎。光榮世賢果一德一心乎。如其措置妥當。則當叔彼中招納之功。倘或尚欠商量。則當採衆口僉同之議。此當問之。經界督

撫者也。樞部運籌帷幄之中，制勝

廟堂之上。邊塞夷情，變態固常。耳聞日記，况山海遼陽，亦不甚遠。健兒雄卒，亦不乏人。遼塞旣可以飛騎，而到長安，長安豈不能飛騎而馳遼塞？何不擇一精細武夫，星夜往彼，緝探厚其廩餼，限以日期，得彼真形，據實回報，因可以博採羣議，仰贊

廟謨。此當問之該部者也。統均握

主持之權，最與經臣聯絡血脈，無使隔碍。以茲危邊，如焚之際，應否宜儲材以待用，不宜局額以自隘，應否宜錄大而畧短，不宜苛責以求備。經臣塞外重寄，應否宜聽其便。

宜無掣肘以開諉謝之門。寬着地步。明爲責成。所當問之部院者也。趙克國之削羗夷也。必親到金城。後上方畧。今不得的見彼中之局。限而預爲不必然之處。使彼中一則聽命。二則聽命。因爲隔靴搔癢。若夫任議無成。畫本末無定計。

廟堂諉之邊鄙。邊鄙諉之

廟堂。不幾畫餅以充饑哉。不知計當何日決。遼當何時平也。此臣所以設爲問之之法也。

草場火。

關係甚大
不可不究

御史周宗建上言竊觀東奴發難以來。兩度調兵。三番易

守其相臣
極大
此
無此
劉扶

帥疲竭天下困弊中原千奴無亡矢遺鏃之費而遼陽片
土半沒腥膻三年于茲茫無成筭臣以爲遼事之壞不壞於
無兵不壞於無餉不壞於經畧將帥之無人而獨壞於大
臣之無識何以明其然也方撫順失事之後

特簡楊鎬錫之尚方十萬之師征集塞下誠於此時先
築撫順修我封疆俟其再入殲之境上此定着也乃當

國者漫無定見徒使暗濁卑流嗷嗷出議而輔臣因以爲
票擬之準鎬遂以爲進兵之符一言督戰全銳俱亡則宰
臣之無識誤之也既敗之後馬林尚未全沒李如柏已且
掣還此時惟有備開元聯絡北關爲死守計此又一定着

也。而當國者復漫無定見所票。

明旨全無經畫。二三庸流推轂一統袴之李如楨、疎莽之劉國縉，倚爲長城。而鎬乃眼迷心亂，茫然無措，使開鐵繼陷屬夷。淪亾則又宰相之無識誤之也。既而起熊廷弼於田間，再征兵于海內。此時奴以方張之銳，視遼陽如掌中。廷弼乃決計自強，鑿濠峻堞，使人有固志。而後乃城瀋陽，屯奉集，相形勢，布聲援，致虜酋心疑，不敢深入。獨以大爲得着，而閔視一遣復亂人志。用夷之言不效，同舟之劍遽興。當國者復漫無定見，徒使去一經臣，而或戰或守，尚無定筭。則又宰臣之無識悞之也。至于今日，新臣受事，壁壘

初更臣計此時惟有固其胆志多其峻防守延彌已效之規絕奴賊中主之市使其退則憂于饑疲進不至于大掠一破櫻城自守之議洗明延彌孤念不平之氣持之幾年虜無大利我無大害使奴易心希中國市賞之利而悔禍求服當有定期此又今日不易之定着者也乃當

國者復漫然不見一主持不問一料理人言兵十八萬則亦曰十八萬人言餉九百萬則亦曰九百萬人言撫順可城則亦曰撫順可城隨人高下一無短長日者入犯一報奴已沒沒蕩

上國矣於此尚不急一布置而猶縱容迂緩爲太平宰相

之見。一旦有警計無所之。則惟有如前歲之早閉九門而已。嗚呼。大臣無識若此。尚可與談天下事哉。聞宰相上佐。

天子下平四海。謂其有大識。大力。昭見天下之大勢。而屹然持之。始成爲真宰相。若今日遼陽大勢。則固曉然易見矣。一同之地。戰影相交。非若

世宗朝之倭裔。

神宗朝之關白。有航海阻濤之遠也。又非若先年之李酋。播酋。僅據彈丸。其力有盡。其勢易衰也。彼以新銳之強。憑蓄饒之地。情熟叛臣。儼然大敵。而謂二三年間可能結局。臣

方咸大識
功

不信也。即使今者入犯，暫復退去，而其入犯者仍在也。卽更三年五年，未必長驅，而其可長驅者仍在也。卽令現在十四萬，再加兵十四萬，而犬奴之勦絕，終不敢必也。爲相臣者，誠知其大勢，而確然以定議持之，此議一定，不妨明示經臣以保守，明計兵食于久長，使經臣不至滅心于廷，弼之被言，不必借城撫順之說，以自白灼知，其孰爲勝着，則雖盈。

廷紛議，衆口譁然，羣指我之爲怯，而堅不動也。灼知其孰爲敗着，則雖高談介子，侈論終軍，日買我以慷慨之氣，而亦堅不動也。夫此堅不動者，則大臣謀國之遠識，非諸

曹小臣所得而及者也。以此收遼之局，卽不能出于犁庭之上策，猶不失爲綢繆之中計。脫復去此而紛紜旁禱，倏而奴退，遼言進取，倏而奴來，使思退避，嘗使繚籠反在奴手，而進退我全無可據，不幾爲趙宋之覆轍也哉。臣請輔臣自今以往，須先知平章軍國，乃宰相第一緊事。料理人才，乃宰相第一忠猷。使全遼形勢，嘗悉于胸中。卽局外紛如，誰得而亂吾之謀；使海內人才，素知于平昔。卽衆言互異，誰得而燬吾之聽；使兵食大計，盡經于思筭。卽道旁殊議，誰得而撓吾之畫；以言議兵，而十三萬餘之外，益以一萬餘之家丁，更無煩于再議也；以言議餉，而十四萬

之兵應以五百餘萬之加派大略相當部議之多至千九
百萬者可細爲之簡汰也以言用人熊廷弼之氣吞驕虜
張鶴鳴之戮力行間王在晉之精晰牛毛涂宗瑒之胸羅
紫塞熊明遇之奇翻八陣李邦華之思入重淵朱光祚之
才足追風揚鶴之忠堪矢日俱可取而備緩急之用也此
又今日一定之急着也故願相臣之早持定識也誠能
具此識而後任事者有恃無恐持議者無得旁撓相臣所
以輔

新土於中興者斷無外此一事矣臣願相臣急圖之今
日能主張遼事安穩無虞卽他有關遺可從寬略畢竟爲

天啓朝之第一名臣。今日不能主張遼事。復蹈舊日之轍。使邊城再陷。危及都邑。即使一批一對。事事協人。一身一家。件件清謹。要亦爲相譜中之第一罪案。相臣念此。宜何從焉。自古及今。有卧薪嘗胆之恨。然後有沼吳之霸業。有起舞擊楫之忿。然後有江左之中興。有力決過河之勇。然後有澶淵之觀。素有熱血欲灑之痛。然後有英廟之復辟。有一日數禁。飛騎屢通。如拱如居。止之雷心。邊事然後有隆萬五十餘年之款貢。國家當大艱大難之日。不復大臣決策。而欲依違築舍。仰人言以僥倖于無敗不幾羞宮保而貽宗社之憂哉。臣忠心所激。義不忍默。然不欲

繩和臣以難爲而獨規用臣以定識相臣識定而遼寧安矣相臣不任誰復任者

皇上不責相臣又誰責者願

皇上早勅二輔急圖遼事毋再迂回毋再推諉知

臣不計也奉

聖旨軍國大計廟堂自宜主持關外機宜仍當參求盡一這所奏裁定兵餉固守峻防以待奴酋悔禍及薦舉熊廷弼着該部詳確議奏

長陵等監復陵軍營務事奉

聖旨陵軍管轄已有旨着遵舊制如何輒議紛更該部便

其律只條
竟以計罪
被處海內
寬之

查該道官果有牌行造冊赴營操等事從重叅處其營路
軍起營根因一併查叅具奏

昌陵兵備道項良梓謹揭爲逆監轉換支吾欺

君藐法直揭以破奸謀以申紀法以明職掌事照得東
虜宸鄰勢如破竹武備在在單弱臣痛心久自任承平
時毅然整餉恒約鄉士夫及城操壯快書吏鄉民每月
三令躬視技射設處鼓舞恨不一嘗得自效盡廢積玩
而振刷之幸蒙

聖明不棄芹菲拔置昌鎮奉 勅整飭昌平等處兵備
及長陵等九衛專一操練人馬政臣效犬馬以報知遇
之日也抵任之初卽值陵監鼓衆挾賞之後深恨橫
縱恣當軍後彈一而出示嚴諭肅以三尺一而通行申
飭如營路如陵軍督令本管查正身清隱古外此亦常
行文發亦不敢便謂盡心所事也不謂獨諸監等張等
所忌上疏捏臣立迫赴營操練驟臆取 旨挾賞者未
正 國法清查挾賞者欲行查叅臣已具揭備陳始末
詳聽 神覆又見可禮監查疏奉 旨下刑部擬罪知
聖明已有明錯法可自有憲斷卽以小駭察責亦姑聽

之不復多資，乃該監見蔡都掌科疏中陵軍六千餘名，該監開五百餘名，此五千五百餘名，豈歸烏有，且彼之處查者，隱借虛冒，俯潤私家之囊橐，頂門一針，洞見幽隱，此輩口禁心慆，自知奸情畢露，無所進罪矣。亟亟焉再疎強辯，欺罔滿楮，猶可詫異，請就其言而折之。前疏陵軍止五百名，今何以開一千二十八名，此外何以又有四坟六百二十名，此外何以又有巡山巡邏謀工部提督其軍漫無數目，陵軍有神宮監軍有坟軍有巡山巡邏九陵提督所轄軍皆陵軍也，擲東掩西，匿多就寡，已屬遁詞，而云分班上直奉伺，明旨向來月餉並無軍冊點放，有何待支故事，豈上班者領月餉而下班者不領月餉耶，豈五百名軍如此之少，而挾賞銀兩乃至一萬二千四百之多耶，未肯邊軍每名二兩，今除五百名，應挾過銀一千兩，其餘一萬二千餘金，入何囊中，應急追還。皇帑今備查得挾賞陵軍十監各項軍士四千三百九十九名，又看守壽宮軍人六百名，又天壽山守備下城操軍九百四十五名，又看衛軍二百六十名，通共六千二百四十四名，共挾過賞銀一萬二千四百八兩，統為確據，孰為疑似，一指障天，該監何頑冥，一至此也，最可恨者，挾賞則召募市

棍坐地指使凌轢使臣而不許問領餉則持帖強計籍伍書空冒濫錢糧而不可查要挾又妄稱舊制先事阻撓閃爍躲避而不使行是矣伏起于葦下而羌胡接幹也况山後無牆逼近虜穴黃者上木之變虜入自紫朔回掠昌平至焚長陵獻景二陵仍出居庸關復犯矣庚戌之變醜虜至抵東山口陵軍無一人執挺禦之者蕭撥京營二大營防守紅門恭陳崇把守東山口失律賊入口直至太監所居上殿盡被搶掠矣前車可鑒今守護無人哨探無人一有疎虞該監既不為陵寢計獨不自為計耶此時寸磔該監寧足贖罪卽疏治及臣亦何益成敗之數哉臣一腔熱血惟有矢心報國雖犯斧鋒亦所弗恤法紀陵夷已極無端摺奏至再在前疏未行操練而稱立迫操練應服以說說欺君之罪在今疏及五百名而為數千名又應坐以展轉支吾之罪兩者將何辭以解若必欲臣悠悠忽忽任憑諸監所為未見馬而給馬票錄未見軍而給軍腰牌未見有臣絲票腰牌而強領軍餉馬糧陵上不容一軍巡哨奸謀且不可測臣寧前捐一官決不敢為朝廷壞三尺也疏末猶辨郭小四等口詞夫陳二等俱已拿獲劉尚忠等人人共見俱有地名自有主名特候旨尚

木究審且恭

聖明日月之下，大奮乾剛，張進忠等原係倡亂，成首次，斧鑕之不服，而尚敢嘵嘵，噴噴奏爲也。若牌行署備查，照各軍統領出哨，搜出是否，立迫赴營操練，今改以迫赴營操爲迫，赴出哨，理屈詞窮，肺肝立見，原牌具在今各軍細數附錄于左，爲此具揭，須至揭者。

一原牌行署

天壽山守備，乃原任坐營張福安道街，爲軍務事，竊照得：皇陵後背逼近，虜巢且樹木森密，火狄易于竊伏，陵寢重地，深可隱憂。查有巡山等軍，向無專官統轄，巡邏總屬虛名，合行委官督率，爲此牌仰本官照牌事理，卽將護守各陵，并巡山各項軍士，逐名查點，真正本軍，日逐統領出哨，按山自東至西，週而復始，遇有賊夷，卽便相機截殺，一面飛報本道，速撥標兵應援，務保萬全。如各軍不遵約束，及冒名頂替者，卽拿解本道，以軍法細打，先將查點過各項軍士花名造報查考。

一陵軍細數

神宮監軍十一百三十七名，巡山軍四十二名，巡邏軍七十七名，夜不收軍七十七名，黃土軍四十三名，行宮

軍十六名、天橋軍十三名、圪坎軍二十名、本戶軍一名、

神宮監軍一百十二名、巡山軍一百二十九名、巡邏軍

四十六名、夜不收軍十九名、黃土軍七十八名、行宮軍

二十四名、天橋軍十七名、御馬監軍一名、

神宮監軍一百十一名、巡山軍一百五十八名、巡邏軍

四十五名、夜不收軍五十二名、黃土軍六十六名、行宮

軍十名、天橋軍十一名、本戶軍一名、

神宮監軍一百十一名、巡山軍一百四十三名、巡邏軍

四十五名、夜不收軍一十四名、黃土軍四十一名、行宮

軍二十一、名、天橋軍十四名、

神宮監軍士一百一十一名、巡山軍二十一、名、巡邏軍

四十四名、夜不收軍三十五名、黃土軍三十五名、行宮

車三名、天橋軍三名、御女軍一名、

神宮監軍士一百一十二名、巡山軍六十二名、巡邏軍

五十五名、夜不收軍三十五名、黃土軍三十一名、行宮

軍一三名、天橋軍一十名、御馬監軍一名、

承陵

神宮監軍士一百十二名、巡邏山軍九十八名、巡邏軍四十四名、神陵軍一百名、夜不收軍四十名、行宮軍五十四名、黃土軍七十名、天橋軍十四名、

昭陵

神宮監軍士一百一十一名、行宮軍一百一十二名、巡山軍九十九名、巡邏軍九十九名、黃土軍二百九十九名、夜不收軍一百名、朝房看料軍四十名、李貴如、坎軍士二百名、金錢山軍士三百名、御女軍一名、

定陵奉旨督撥營軍看守、軍上馮禽愛等六百名、原係內監統轄、亦隨陵軍挾賞領訖、又天壽山守備下城操軍士九百四十五名、并九衛軍士二百六十名、俱係九衛額軍、亦隨陵軍挾賞領訖、以上共軍六千二百四名、挾賞過銀一萬二千四百零八兩、爲此附揭須至揭者。

日暈

二月初三日、日暈、兩傍有耳、如川狀、內紅、白光、甚爲閃爍、條然如玉、環其大、竟天、并日暈形如連環狀、其西面、東北面、復各有形、如日、但其色道慘淡、如月之在簾。

後宋居多

忠亦表即
澤水遠處
兼下編露

日暈之上大圈之中約有數丈許其光彩青紅如平常
虹狀似幻形者二皆外向與日光相背自辰至午方散
同知段展呈看得日屬純陽

君象也宜清明不宜陰晦日有暈已失常夫猶曰經見
耳至層層異常形狀實從來不經見者卑職未習
天文不敢妄擬休咎但遠在大兵屯集殲滅奴酋正在
此時且兵馬單弱糧草匱乏恐不能得志亦在此時
天以此象告恐不可不深為謀求耳寧海道何廷魁申
文看得

天象示異有兆必先變不虛生日光為巨近據回鄉口
報奴酋自入春以來修理器械餵養馬匹其思還于草
青臃壯之日業有其兆矣况聞奴將清河一帶山路盡
行斬斷或畏我進兵為防守之策也或并力撫順為傾
巢之來也彼以乏食而甘為孤注我以審勢而尚難出
奇借火罷下近邊未必湊手調家丁千九塞尚逸叩關
兼以三月欠糧之軍形枯似削半年無料之馬骨立如
柴糧料之支持幾賣絳而糶穀牛車之搜索血竭澤而
焚林萬一餉道中絕日不再食是奴與軍俱故國內與
外皆危機也本道受事月餘毫無裨補察形見影徒竊
托憂除痛加修省中飭城守撤令道屬文武將吏嚴加

戒備外

遼東經畧表應奉疏曰竊聞日為七辰之先故

天威以日為重且其位陽位也其象

君象也所以欽若著于虞廷庶微陳于箕範猶設感忍
理不容誣從來

明主良臣未有不因天戒而增修德業但

皇上龍飛啓運如日方升虔祀承祀親賢問道種種

燉政兆億萬年無疆之休宜有光華之歌繞美齊觀雖

天心仁愛亦安得以象告而臣邊吏也就邊事言今日

之為憂方大如兵馬單弱器械空虛糧餉艱難將吏缺

乏而逆酋磨牙裂眦豺虎正強堂堂

軍元亮以雲物而料吐蕃之變昔事前敵備一一不爽

宜道臣之術復驚懼而不能終日也領苟卿有言從

天而竄之孰與制天而用之光儒亦謂

君相宜造命不當言命則夫轉災為祥易禍為福是在

皇上之勵精與內外諸臣之協力而臣與在遼文武吏

士自當枕戈嘗胆而不敢頃刻寧處者耳彼楚莊宋景

霸主也尚能謹天災退災惑以克昌其國况

聖主一念祗德即是景星慶雲和風甘雨而何蒼蒼不

格表號

不消改。

三法司會審楊鎬李如楨等議得楊鎬李如楨所犯楊鎬
合依臨敵失悞軍機者律李如楨依守邊將帥守備不設
為敵所掩襲因而失陷城寨者律各斬秋後處決奉

聖旨楊鎬輕率寡謀李如楨退縮欺罔覆軍喪地貽禍至
今罪狀甚明刑章宜正既會審明確俱依擬

禮部上言二藩竝建奉

聖旨惠王分封荊州乃

皇祖成命依議於見在舊城營建以免各宗移徙工費浩
煩該部酌議協濟毋致偏累一方

宗惜民
治上下

心是快

刑科董承業劉弘化交劾工部員外宋良翰

時翰與同官王湛初共督陵工翰私夫頭噴湛初殿實欺侮凌辱湛初飲恨而沒遺孤零仵時論大爲不平免親藩貢馬

撫諭西虜

贈原任大學士于慎行秩廕

御史汪泗論請

召還諍臣楊連李若珪